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

卻說海瑞與眾人回到旅店，諸友皆言這頭親事應該允諾才是，如此美緣，怎能失之交臂？海瑞笑而不言。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那溫夫人見海瑞堅執不肯，遂用一計：著堂叔張元問明海瑞住址，便令人請了族中一位紳衿到來，求他作伐。這紳衿名姓張國璧，乃是進士，曾任過太平府知府，以疾告休還鄉。

他與張元是個九服姪姪，為人正直多才，素為鄉間仰望，遠近皆坐下用茶。夫人道：「今日特請賢姪到來，非為別事，要與你妹子說樁親事，非賢姪不可，望勿推卻。」國璧道：「妹子的病現在尚未痊癒，如何便說親事？」夫人笑道：「卻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，所以立要說親呢。」國璧聽了愕然道：「怎麼說妹子的病一旦好了？卻要請教。」夫人遂將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，並將野鬼稱海瑞為少保之言，以及要將女兒許配與他怎奈不肯之故，詳細說知。國璧道：「怎麼竟有這些奇事？我倒要會一會這位相公。」夫人道：「只因這海秀才未曾稟過父母，故不敢應允。我想他是個識理的人，必重名望，故喚賢姪代說，彼必允矣。」國璧道：「甚好，但不知住哪裡了？」夫人道：「就是前面張小乙店中。」國璧便即告辭，回到家中，冠帶而來到張小乙店中。時已將暮，急令小乙進去通報。

小乙領命，走到客房，正見海瑞與那幾個同幫的在那裡用飯。小乙便上前叫道：「海相公，外面有人拜候你呢？」海瑞道：「什麼人？姓甚名誰？與我相識的麼？」小乙道：「是我們這裡的一位大紳衿，張國璧大老爺，他說是特意前來拜訪尊駕。」海瑞滿腹疑慮，自忖素無一面之交，何以突然而來？且去見了便知。遂同小乙出來，就在大櫃旁見了，彼此施禮坐下。

國璧道：「素仰山門，今日得識荊顏，殊慰鄙懷，幸甚，幸甚！」海瑞道：「學生不才，僻居海隅，尚未識荊，敢請闕閱？」

國璧道：「不敢。在下姓張名國璧便是，駕上昨日相救的女子，正是舍妹。」

海瑞聽了，方才醒悟，便道：「原來是張老先生光降，有何見諭？」國璧道：「特為舍妹而來。適蒙先生收妖，俾舍妹之病一旦痊癒。家孀沾恩既深，無以為報，故願將舍妹侍奉巾櫛，少報厚恩。何期先生拒棄如此，使家孀有愧於中，故令不才趨寓面懇。倘不以弟為鄙，望賜俞允，則弟不勝仰藉矣！」

海瑞道：「後學偶爾經過貴境，忽聞鬼語，故知令妹著魔原委，無非因鬼逐鬼，有何德處，敢望報耶？適蒙夫人曾挽張元先生代說過了。後學只因未稟母命，不敢自專，非敢見卻也。惟老先生諒之。」國璧道：「先生之言，足見孝道。但事有從權，君子達變。今家孀所殷殷仰望著足下也。足下既有拯溺之心，又何必峻拒若此？倘得一言之定，則勝千金之約矣！」海瑞見他說得有理，不好再卻，只好勉強應道：「既蒙老先生諄諄見教，後學從命就是。但要待赴場後歸家慈，方可行聘。」國璧說：「這個自然，總須足下一言為定。」遂告辭歸家，告知夫人。

溫夫人大喜，以為女兒終身得人，宮花聞之亦喜。母女二人，私下默祝，望其早日成名，以遂心願。暫且按下。再說海瑞送了國璧出門，詢問店主人，方知國璧是個進士，曾任黃堂。

即回房對諸友說知，眾人莫不為他歡喜。次日，海瑞便與眾人上路，回頭留下一柬，交與張小乙：「若國璧來此，就說是我為著場期迫近，故爾匆匆就道，不獲辭謝，總伺場後相會就是。」叮嚀而去。便與眾人起身，望高州一路而來。饑餐渴飲，一十餘日，才到省城。

海瑞初次觀場，況兼又未曾到過省城的，落下了客寓，便到街上去遊玩。所有海幢、廣孝坡、山西禪、白雲浦澗，諸般勝景，無不遍覽。一連走了七八天，正遇天氣大熱。此時七月時候，三伏將收，秋風乍起。海瑞走了回來，身子是滾熱的，洗了一個冷水澡，不覺冒了些暑。到了晚上，竟病將起來，渾身火熱。請醫診視，皆言傷暑，不覺日加沉重起來。心念功名，又恐誤了場期，心中愈加煩悶。臥病在牀，日復一日，直至八月初旬，猶自懨懨伏枕，不能步履。海瑞此際，自知急難痊癒，進取之意已灰。諸友紛紛打點入場，海瑞眼巴巴地看著，心中好生難過。

又過了十餘日，場期已過，他們俱已回寓，聽候發榜。有一位自以為必得的，誰知發榜只中得一名副榜。乃是文昌縣人，姓劉名夤賓。

海瑞時此病漸愈，遂偕諸友勉強下船回家。一路無聊，時復嗟歎，自怨命運不濟，功名無份。乃作《落第》詩一首，聊以自遣。諸友見了，慰道：「海兄大才，故大器晚成，何必戚戚？」海瑞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非弟念切干祿。弟在家奉慈母之命，諄諄勉勵。今一旦名落孫山，將何以報老人？故爾戚戚也。」諸友聞之，無不歎其純孝。

一日到了雷州，海瑞想起張國璧之約，昔曾言定，今雖功名不就，豈可失信於人？遂與諸友分路，望張家村而來，復到小乙店中住下。張小乙便向著海瑞作賀道：「海相公必是高中了，衣錦而歸，可喜可賀！」

海瑞聽了，默然良久，歎道：「名落孫山，慚愧，慚愧！」

小乙道：「怎麼相公如此高才反落第了？這是何故？」海瑞便將在省患病，不能入場的事，備細說知。小乙笑道：「這是相公之氣運未到耳！且自歡心成了親事，再回去罷。」海瑞道：「做親這卻不能，只是我曾與張老爺有約，故此特來拜訪。煩貴主人代為相傳一聲，說我在店等候一會，即便起程。」

小乙應諾出來，便到張府報道：「海相公回來了。只因在省患病，不能入場，空走一遭。如今回來了，特命我來相請大老爺至店中一會，即便起程的。」國璧聽了笑道：「何令人之不偶也！」遂即與小乙來到店中。見了海瑞，勸慰道：「大器晚成，文星未顯，足下不必介意，只是徒勞跋涉耳！」海瑞自覺十分汗顏，乃道：「不才無學，即試不售，只以家慈有命，不得不隨眾觀場也。昔蒙老先生之約，故後學不敢有負，迂道特來踐約，伏望善言拜上令孀，容瑞歸與家慈商議，遲日報命。」

國璧道：「蒙君一言，勝如金諾，不必多贅。但君新愈，須當保重。倘蒙不棄，少留時日，稍盡賓主之情若何？」海瑞道：「後學本擬明日即行，今蒙老先生厚意，少駐一天，明日到府請安。」二人又談了些羊城的新聞，然後相別。國璧再三叮嚀而去。

再說那溫夫人，正在盼望著海瑞成名的捷報，忽見國璧來說：「海瑞回來了，因病不曾進場，已到這裡，特來見我，便要明日起程回家。親事一項，要稟過母命，然後回覆。小姪再三挽留住了，故此特來說知。」溫夫人聽了，心中悶悶不樂，說道：「功名」二字，倒也平常。只是你妹子終身大事要緊，只恐回去後便拋撇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賢姪要想個妙策出來，務要成了親事，方免浮議呢。」

國璧聽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如今我卻有一計：明日先將妹子抬到我家去，預備下洞房。小姪再請他到家飲酒，將酒灌醉了，送他入洞房。過了一宵，這就乾坤定矣。不知孀娘意下如何？」溫夫人聽了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依計而行就是。即煩賢姪回家備辦。明日清晨，送你妹子過來便了。」國璧依允，即時回家收拾房子，備辦筵席不提。溫夫人便對女兒說知，宮花允諾。夫人大喜，便即時預備，不多贅。

再說海瑞本欲見了國璧即便登程，誰知見國璧情甚慇懃，故此無奈住了。次日清晨，國璧就著家人來至店中，見了海瑞，遂拿出帖子說道：「家爺請相公午間小酌。」海瑞看了帖，即對來人說道：「承你家老爺寵召，下午即去尊府。原帖繳回，煩為善言，說不敢領當。」家人應諾回去。海瑞即便整冠束帶。

忽催帖又到，海瑞遂隨著張府來人而去。

到了張府門首，只見一座高大門樓，上有金字匾額，橫「中憲第」三字。隨有家人開門，只見國璧衣冠而出，迎接到大廳上坐。海瑞道：「後學承老先生見召，老夫人處，理應請安，伏望指引，待後學叩見。」國璧道：「豈敢。拙荊年老多病，常臥牀

褥，不敢勞先生貴步。」隨有家丁獻上香茗。茶罷，復讓到書房裡來。海瑞進內，果見明窗淨幾。四壁琴書，是一個幽雅所在。海瑞道：「老先生真是軒昂！觀此幽居，足見風彩矣！」國璧又謙了一回。家人擺上酒肴，就是國蟹、海瑞對酌，慇懃奉勸。

海瑞本量淺，三杯之後，便覺酩酊。國璧是個有意的，再三相勸，漸以大鬥奉敬。此際海瑞已有八分醉意，欲待不飲，怎奈國璧再三央懇敬勸。一則是主人美意，二來是個長者，卻不過了，只得強飲一斗，已有十二分醉意。須臾之間，竟覺頭目暈花，身不由己，坐不安席。一陣酒湧上來，就按捺不住，當著筵上嘔吐狼藉，人事不曉，伏在椅上。國璧知他醉了，便進內對溫夫人說知此事。溫夫人已將女兒宮花小姐送在新房內，國璧大喜。即喚侍婢扶挽海瑞入房，到牀上安歇，反扣著房門而出。這才是：一枕邯鄲甘醉夢，三生石上強栽蓮。

畢竟他二人能否成其親事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